

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

# 雾锁桃李

张微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雾锁桃李



责任编辑 刘健屏

策 划 刘健屏

封面绘画 姚 红

装帧设计 冯忆南

ISBN 7-5346-0347-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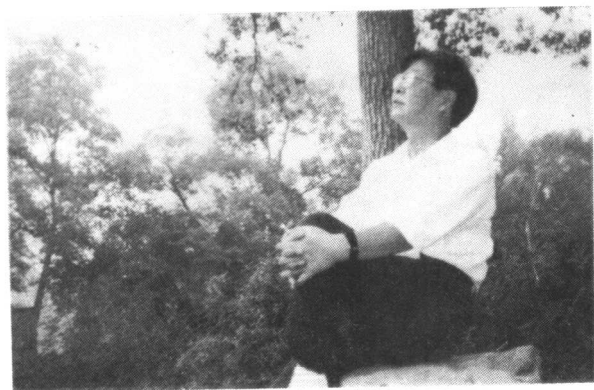
9 787534 603471 >

ISBN 7-5346-0347-1/I·81 定价:6.10元

中华当代少年小说丛书

雾锁桃李

张微



张微，真名张效，59岁，杭州人，曾在中学任教多年，现为中国作协会员，杭州市作协副主席，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采树种》、《红宝石》、《请你永远忘记它》、《张微儿童文学作品选》；中篇《天堂小五义》、《孔子》；电视剧《中队的秘密》、《这对我很重要》、《天职》等。作品多次获奖，在少年读者中有较大影响。其中《红宝石》曾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。电视剧《这对我很重要》获广电部“金驹奖”编剧一等奖；本书除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外，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复获“飞天奖”二等奖。

## 目 录

✓ 1	同是校园沦落人	1
2	“神圣同盟”	13
3	手相术和推命图	25
4	山穷水尽疑无路	37
5	宋老师的烦恼	50
6	现代斯芬克司之谜	64
7	两个过河卒子	74
8	三（6）班破釜沉舟	91
9	畸 变	103
10	行者笑带傲慢	118
11	裂 变	129
12	哀兵必胜	141

13	野草的胜利	152
14	“洁而美”音响	165
15	梦非梦	179
16	无可奈何花落去	189
17	伤心人各有怀抱	204
18	冤家路窄	216
19	恶 变	227
20	蒙蒙晓雾初开	237
21	题海迷航	248
22	七月流火	260
23	忽真忽假，忽悲忽喜	270
24	少女祭	280

# 1 同是校园沦落人

这是学校和机关、工厂不同的地方，如果把上学年做过的事重复一遍，便可以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。

临北中学 1985 年度新学年开始了！

上课铃一响，整个校园都静了下来。

一切正常！

曾校长站在新建的教学楼前，叉开五指，一遍遍向后梳理着花白的头发，熟悉他的人一看就知道，此刻他心情很好。

真不容易呀！如果不是去年初三两个“排头班”争气，修建经费差点又被县二中抢去。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两套省拨的电教设备就一套都没能争到手。

曾校长心里很清楚，临江县七所县属中学，为什么二中年年“吃小灶”，道理其实极简单。

可是越简单的道理，有时越说不明白。比方上级常有红头文件，报刊常有大块文章，强调“德智体全面发展”，“不要片面追求升学率”。可是你真的信了，也这样做了，那么苦头就有得吃了。别的例子不必举，只说到局里开会，领导一

副冷脸孔，在经费分配上没有发言权，那处境就活像低分学生在班级里。

当然罗，这一切都不会明说，要你自己去体会。曾校长的体会就相当深刻，可以说寒天喝凉水，滴滴在心头。几年下来，把他的心滴冷了，滴硬了。从此面对现实，学习历史名人勾践，卧薪尝胆。

所以开学前，他对这幢光线充足，左右有绿化带围护的新大楼作了精心安排：四楼最不受干扰，分给高中三个毕业班；从一楼往上数是高一和初一，起点班要抓得早；三楼插进初三（1）和初三（2），让“排头班”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。

还剩一个新教室，配齐新课桌椅供毕业班老师开辅导课用。到了关键时刻，机动教室是必不可少的。

曾校长想，这样，即使明年高考搏不过同类学校，中考也绝不会被他们比下去。为了这支精兵到时能异军突起，他把初中部的“王牌教师”全甩在这把牌上了。他相信老师们不会有意见，学校“上去了”，大家都得益，明年还要“有计划地”分配盖教工宿舍的经费呢！

不过非常遗憾，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，不是按曾校长思路发展的。所以只得让他踌躇满志地站在新楼前展望未来，且把笔尖伸到他背后——挑开校园深处一角，说说发生在初三（6）班教室里的事情。

新学年老规矩，根据“始业教育”日程，上午第三、四节课，学生都要在班主任老师指导下，专心制订“争三好”个



人规划。

可是在三（6）班，任凭宋老师喊破嗓子，也盖不住来自左右前后的立体交叉噪音。

左面食堂锅瓢碗盆乒乓响，11点半要开饭；后面木工间斧锯刨凿大合唱，人家干的是计件活；只有他的学生人到心不到，闹嚷嚷乱成一锅粥。有的在交流马路新闻，有的跟老同学兼新伙伴畅叙离情，有的已经分好扑克牌，准备打一场“圈的温”。还有一位我们暂时叫不出姓名的音乐家，用手背和指节在桌板上敲出一套巴基斯坦鼓点：《人世间》。

如果未曾亲眼目睹，谁能相信这是事实！时轮转入八十年代，人们在电视上见到的中学生形象，一个个朝气蓬勃，充满了活力——知识竞赛，10分钟演讲，青春歌舞会……镜头摇向宽敞明亮的教室，特写：一双双专注的眼睛，一张张聚精会神的脸……

可是没有办法，三（6）班确实活生生存在着，至少宋老师无法闭上眼睛。他好不容易叫喊着把“争三好”要求讲完，下课铃响了。他只得在心里叹口气，挥挥手说：“第四节继续写，今天要交的。”说完也不管下面是否听清，精疲力竭地离开了教室。

他刚一转背，外号“酋长”的大个儿缪根本率先发难，三把两把，将订计划的白纸撕得粉碎，往空中一撒，练开了少林童子功。

“呀——哈！哈，哈哈！……”

别的男生立刻响应，霎时间满教室纸片飞舞，像翩翩蝴

蝶，朵朵雪花。几十张年轻的脸朝着天花板，一面跺脚，一面张大嘴巴发功。

“哈，哈哈！——哈，哈哈！……”

“哈”到酣畅处，声震屋瓦，窗摇户颤。而且脚步齐动，所向披靡，课桌椅砰砰嘭嘭，倒下一排又一排。吓得有些女生脸色发白，蒙住耳朵逃出了教室……

木工师傅赶过来看热闹，边看边摇头，用临江土话发表感想：“造孽罗！前世造孽罗！佢样的学生子僚格教得好叻？”

食堂里大师傅听见了，挥舞着菜勺赶过来喝斥：“造反呀！你们想造反呀？告诉你们班主任去！”

可是没有用。他喝斥了几句，也只得摇头叹气。毕竟是本校职工，和木工师傅们一起离开时，他解释道：“这是我们学校顶差的班级，垃圾班。把学校的脸都丢光了。你们想，好的班级会放在这里吗？”

木工师傅表示理解，乡下造房子，茅坑也总是安在屋后的。

这边的大发泄，或者说大示威，仍然在热烈地进行。

一个女生忽然跳上坐凳，竖起眉毛喝道：“不要闹了！……歇斯底里！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还有什么好开心的！……”

男生们先是一怔，接着哄笑起来，就像油锅里撒进一把盐，戏演得更火爆了。

立刻有人提议：“那么我们来哭，大家一起哭。奏哀乐——一、二、开始！”

两个男生自愿当死人，直挺挺躺倒在课桌上。

“音乐家”指挥着：“咪咪咪——哆咪！咪咪咪——咪咪哆……”

果然很沉痛，很肃穆，男生们垂着头，蒙住脸，排成一行绕“死者”转圈子，齐齐从胸腔中发出“呜呜呜，嗝嗝嗝”的哭声，像许多头受伤的野兽在密林中低嗥。

哀毕，一个叫郭进的男生甩着哭腔叫：“现在，请撒切尔夫人致悼词，缪根木！拿话筒来！录相机，准备！”

缪根木倒拖扫把跑过来，当话筒凑到那女生嘴边，被她“啪”一下打落在地上，一跺脚跳下坐凳，冲出了教室。

10分钟后，宋老师穿过操场，心事重重地走进教室，只见满地纸屑，课桌椅东倒西歪，连值日生都逃走了。他摇摇头，叹息着拾起了扫把……

斯晓瑛，我们从刚才这场闹剧中认识的女孩子，登登登，怒不可遏地冲出校门。脑后的“马尾巴”一甩一甩，好像要去找谁拚命一样。

可是冲过北桥头，冲过喧闹的农贸市场，她哭了！脸上的红潮退下去，伤心地哭了。

她活到15岁，第一次痛切地感受到：世界上还有一种悲哀，一种委屈，是无处诉说也无法诉说的。明明受到严酷的不公正的待遇，却不能向谁提抗议；眼睁睁看着自尊心被人踩得稀烂，只能强忍住泪水。

这几天的经历像个噩梦，很清晰，又很模糊。

她一点都不知道开学前还有个编班考，直到8月25日回

校看见通知，才整个儿傻了。

通知上理由很充分：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，加速培养“四有”人才，特决定……以便按程度进行教学，提高教学质量……

她手忙脚乱了，后悔自己不该整个暑假往县文化馆跑，利用姨妈在那儿工作的方便，起劲地看《复活》，看《九三年》，看《悲惨世界》……现在报应来了。她昏头昏脑地翻了两天课本，佛脚没有抱好，一上去就考了个稀哩哗啦。

事后她向教导主任提意见，学校不该搞突然袭击。教导主任是个很和蔼的老教师，笑嘻嘻地抚着大肚子回答她：“考试嘛，就是要考出真实程度来，通知得太早就没有意义了。”

你看，学校总是有道理的！

不过那时她还有幻想。上学期6门主课平均72分，数理和英语差一些，可是都及格了，总不至于编进最差的班级吧！

直到今天上午，她惴惴不安地走进学校，发现布告栏前人头攒动，气氛似乎很紧张，一颗心才禁不住狂跳起来。

在一片黑糊糊的名单下，一批人刚退出，另一批就挤进去，乱哄哄像捅开了野蜂窝。有个女生当场失声痛哭起来，被同伴们劝慰着从里面搀出来……

她看见这景象，腿都软了。好不容易镇定住自己，硬着头皮挤进人群，一张张名单找过去，找到最后一张才发现自己姓名。脑子里立刻“轰”的一下，整个身体都像被裹进一张巨大的毡幔，裹得那么紧，裹得她气都喘不过来。周围轰隆隆地，声音一下远了，一下近了……

晕眩中，有只瘦小的手颤抖着把她拉出人群，又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她：这个名单是根据上学期总分和编班考总分排的。布告上写着呢！两个总分加起来除2，540分以上进重点班，480分以上进快班，400分以上进普通班，其余都编进差班。

原来如此！6个班分4档，真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，精确极了。

这以后，她被那只瘦小的手牵引着，神思恍惚地去六班报到，神思恍惚地缴费注册。仿佛那都是另一个人干的事，跟自己毫不相干，只知道陪伴她的是同班同学秦芬。直到走进大礼堂，被许多道怜悯中夹着鄙夷的视线注视着，才从最初的打击中苏醒过来，感受着一种难耐的屈辱。

她不由自主垂下头，一口一口往肚里吞咽泪水，台上曾校长庄重平缓的声音，传进她耳鼓，只剩下几个零星的模糊的字眼：“人才”，“健康成长”，“祖国的希望”……

希望！她凄凉地想，你说的“希望”是哪些人？也有我们吗？

始业式结束后，她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。经过大操场，听见背后有人嘁嘁喳喳说“同类项合并”，一颗心就像被铁锤猛击着；走进六班教室，更是悲愤欲裂。好啊！桌椅破旧，光线黯淡，地面潮湿，只有吃饭是近水楼台。很像有一年她跟父母乘坐长江客轮，出什么价坐什么舱，头等、2等、3等……

现在坐的是6等舱，在水底下！

这实在太滑稽了！

上课前，她气呼呼质问宋老师。宋老师原先就是她班主任。“凭什么把这样的教室分配给我们？差生就不是人了？”宋老师苦笑着摇摇头，什么也不回答就往下分白纸。她还想再问，秦芬怯怯地拉住她，在靠窗的一张课桌前坐了下来。

尽管理智告诉她，最好像那些男生一样，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可是她做不到。终于在郭进们玩世不恭地大哄大闹时，她突然“爆炸”了。

可是结果呢？

强忍了半天的眼泪，现在终于遏制不住地直涌出来，她倚着路边一根电线杆站住了，脸埋在臂弯里啜泣着。越是想不哭出声音，越是哽咽得气都喘不过来。

或许爱护一切美好事物，是人类的本能。斯晓瑛穿一件鹅黄连衣裙，紧裹着少女玲珑秀美的身躯；裸露在烈日下的，也是少女才有的光洁圆实的腿臂，整个儿像一棵含苞欲放的广玉兰。因此当她胸脯剧烈地起伏着，抽噎得满头满脸都是汗水泪水时，有人怜惜她站住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

“小姑娘，谁欺侮你了？”

她边哭边摇头，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。

“掉东西了？碰到流氓了？”

即使说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，目前在这个县城里，人们能作出的反应，最多是拉长声音的一个“哦——”，或许还夹着一些轻蔑。

这正是她宁死也不愿听到的。她赶快收住眼泪，低头快走几步，逃一样离开了这些好心人。

她茫然地走着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泪水一挂上腮帮，她立刻用手绢擦干，怕让人看见。可是没有用，它就像泉水一样，汨汨地从心底往上涌，一会儿又溢满了眼眶……

她走着走着，终于愤恨起来了。

不错！她考垮了，他们都考垮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是学校这样对待他们，难道就有理了吗？把他们甩在一个白天也要开灯的教室里，噪音高得根本没法上课，却说什么“因材施教”，“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！”

他们又不是幼儿园里的小娃娃。

她想到这里，不知不觉握紧拳头，洁白的牙齿紧咬下唇，脑子里忽然浮起一个大胆的念头。

“斯晓瑛！”路边有人轻声叫。

她转身一看是秦芬。这才发现自己走反了方向，跑到冷僻的西门街来了。她奔过去一把搂住秦芬瘦小的身躯，还没有开口，两人的泪水就默默地流到了一起。

在老班里，两人并不接近。一则她们上学不同路，二则因为秦芬不合群的性格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总是怯怯的，几乎和谁都不说话，像一株瑟缩在花园角落里的蒲公英。可是现在因为共同的遭遇，不需要任何语言，心就一下子贴得很近了，似乎全世界只剩下她们孤零零的两个。

“我真傻，真的！”秦芬自怨自艾，就像《祝福》里的祥林嫂，“我以为升上初三，只要自己努力，总有升学的希望，

想不到开学前还有个编班考。我……暑假里根本没有时间复习。要烧饭，要领小弟弟，还要做临时工赚点学费……”

她泣不成声了：“现在完了！分到这样一个班级里，怎么念书呢？第一天就这副样子。”

斯晓瑛一咬牙，从齿缝中迸出五个字：“我们去告状！”

“告状？”秦芬吃惊地睁大泪眼。

“对！写信给报社，告学校的状！”斯晓瑛擦去泪水，瞪圆杏子眼急促地说：“现在什么时代！八十年代了，还想把我们学生当算盘珠拨拉吗？我常常看《青年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，上面都登过文章，都说搞尖子班差班是错误的。我们学校这样搞，他们肯定不知道，写信一反映，说不定教育部都会派人来调查。”

“教育部？……教育部会管我们这种事情吗？”秦芬很怀疑。对她来说，校长已经像一尊神，什么报纸和教育部，简直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了。

“肯定会管！”斯晓瑛却越来越亢奋了。圆脸上燃烧着一团红晕。正如一位心理学家分析的那样，人在弱者面前会加倍感觉到自己的力量。她满有把握地鼓动秦芬：“宪法上都有规定，公民有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。”想了想，觉得不完全是那么回事，又补充说，“反正我们有道理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教育部就是管教育的嘛！”

“真的肯管就好啦！”秦芬有点相信了，“大家回原班，还照老样子，纪志萍和我‘一帮一’。现在这个班，宋老师也在发愁，说是连班干部都挑不出来，王丽鸣在办公室门口听见



的……”

“王丽鸣是谁？”

“老五班的，住在西门街口，这学期也编进差班了。”

“把她也叫来！”斯晓瑛一挥浑圆的胳膊，“人多力量大，三个人一起写联名信，报社会更重视。叫她吃过饭就来，越快越好。”

她心急地催促着，目送秦芬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转弯处，忽然冒出一个疑问：这人，怎么回事？看上去好像很懦弱，可是上午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，偏偏是她冷静地支撑了自己！

不过这念头只在脑子里闪现了一下，马上就消失了。她现在有了明确的进攻目标，顾不上想别的。“马尾巴”一甩，匆匆赶回家去。

斯晓瑛住处和秦芬家方向相反，在宽阔的东门街尽头，县水利局宿舍四楼。开出窗去，就可以看见兰江浩浩东去，视野很开阔。

她一回到家，洗个脸就钻进自己小房间，准备先打个草稿，再一式抄三份。等秦芬和王丽鸣一到就给她们看，然后三个人都签上名，再挂号寄出：上海《青年报》收，北京《光明日报》收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收……

她边想边写，咬一会笔杆，看一会窗外。江流在正午阳光直射下，像一条宽阔的缎带，白亮亮向远处延伸，她的浮想也跟着联翩而至。想得出神时，仿佛看见教育部长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正在很有气派地拆阅报社转过去的信，看